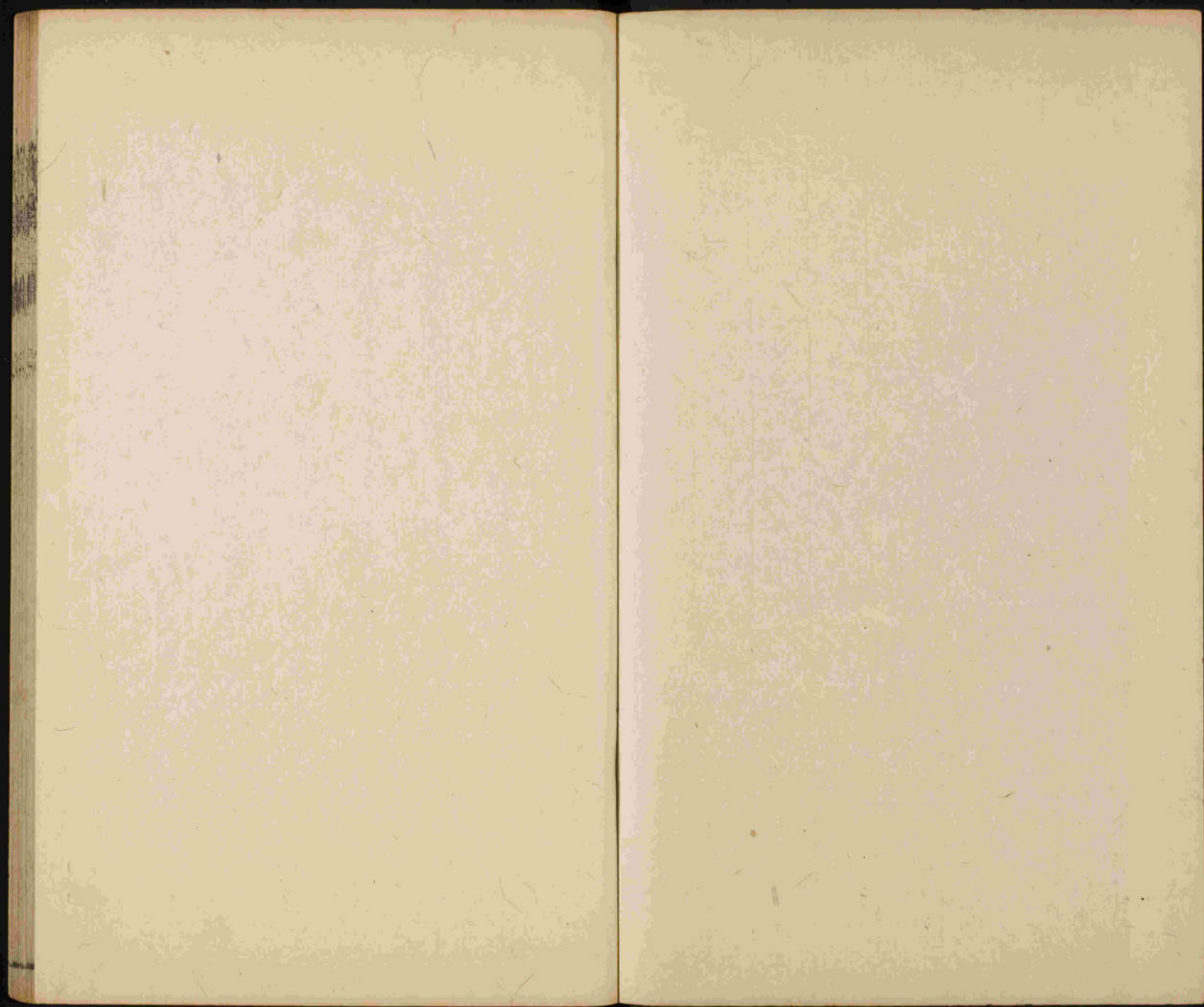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銜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

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寢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洒耻。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救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爲耳目。禁晨夜偵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

寧^步奴^查切
音能弱也
困也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寧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為惠最普。

蕭何為民請。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賈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即日赦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扶危昭枉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卽日毀其樓。

光逸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邇者。

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簡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蓄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敝民。今朝覲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柰何役之。畜馬以蘇民。上曰。慶幾誤朕。當即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

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廉使
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察貞度。今太僕得臨之。
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
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噫。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
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
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
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
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
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
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

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荅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敢違。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臥。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巳。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

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後知沈嘿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問。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路。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

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吳越亦不敢
國朝顧佐爲御史。涖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
小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
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益。朝臣月俸。只
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遣半使歸耕。官皂
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上嘆曰。朝
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
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我
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

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
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
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
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蠲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搽以親故。受穢污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褫一物。疑石重上親褫。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者于頓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嬉娛。遂多以繒帛瞋行。使其圓聚。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闔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也。持符於事。旣煩。反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國朝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曠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諤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
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曾不
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
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
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沙見玄佐曰聞行恭抵刑付屍一觀
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
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爲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
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
既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
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
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必○欲○陷○富○
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
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
不○嫉○臣○者○亦○偽○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
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
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
辨○真○偽○况○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佃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
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今豈
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
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
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佃先
爲天下士君子也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殮者乎。上蹶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

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昨非菴日纂二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爲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羨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爲神。一夕

日纂二集
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爲銅棺山。仁人孝子。旣得真穴。其在舊坟。切勿毀之。憑福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己塚。忍心害理。已不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載。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卽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咲子作父。咲若要。不咲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潛同榜。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

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扞一陽基。嚴禱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構成。滿室畫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何也。夢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干天和。將艱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多謀以竄之。甚而殺人興訟。破家輕貲。以求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爲有。此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扞一穴爲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巽上。畫一條記。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

其親者噫爲父母者皆以子多爲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私見而久暴其親。况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閔疏彈晦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何爲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友凶者。其病有

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坟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方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馬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日纂二集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
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
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
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
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
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冥恨不淺。
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
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
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爲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爲
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氈。然布施之。念常
堅。每探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
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
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臥所。囑之曰。

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扞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

方殺見午地。劫衝財輪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那葬深幾尺。那曰六尺。吳公卽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望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天留以待我。熙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禪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壅。不克。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續謂曰。塚陸沉奈何。恒痛母言。卽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爲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始祖處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乎。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筆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稍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奈何。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鳥。

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道人。每日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如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蕭鏗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噴。塚頭人卽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韜穎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
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
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
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
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
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帝咲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卞延之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
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爲
此幘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
去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嵒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
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頭
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矧士大
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閩洞開。几簟皆綠。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入
丁筓。佐觴品外。澗毛溪藪。主之榮也。高軒塞
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疊筵。
絮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
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
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
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
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
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搏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
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
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
甌。妻戴衽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清盟誰可託。
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
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
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
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
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

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節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白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

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莩花。足跡不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藪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籜冠革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僂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籜冠。一似貨平天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蠲除也

供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艸斑荆。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穗。逍遙艸澤之癯。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

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之。淚涕雨集。

抵至也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滌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蹙跚。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執耒耜。理麻豆。而日夜問。

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馬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卽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譏。攢峰聳誚。北山移文。所爲作也。掩雲關。截來轅。山靈其肯爲仕宦。開徑乎。

溟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賺林隔切音
轉錯也

日集二集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
英會

推窗卽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漑灌之
煩闌人無啓閉之擾真游衍以自適洵塵氛
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
宗敬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
鯉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
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爲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
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恐以一身事二
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
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
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

也衍寬也延

去。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種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

林麓寂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死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傲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
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穀。每回
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拉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
箬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夷
猶石門斜日。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榾柮瓶煨酒。
山童飯牛。山妻製裘。耽閒正值閒。時候棹孤
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
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
悠。無牽無絆。平地卽丹丘。

山舍肆優游。餉遼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
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日纂一集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
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
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
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
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慙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
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爲統綺
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
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
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堦吹流衣袂鶯聲鳥
韻催起闕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浴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潢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
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
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
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
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
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閒談。最宜拂石。侵雲
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
去莊嚴蓮座。况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

午敲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謫。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熟。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
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
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
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
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
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予泊舟空舫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
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
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
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
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
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
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
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
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食已卽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
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
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

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逶遊船。歌聲
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間望。見綠疇麥浪層
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
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筇散步。覺數年
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菼澗流。代酒肴烹烹。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濃。然亦清華。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漁父。以遣老忘機。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旣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鑪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齊王罔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山蕨飲三江水耳。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予行役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壑。林木蒼鬱。見水滋。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

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希進躡。榮而莫知止也。羅念菴先生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

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王
守溪先生詩云。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
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
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生
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昨非菴日纂二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
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閩君殿春聯
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
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珣。販糴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
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率出輕

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汝
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
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
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
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
覺異而訪得之。召至密室。問平生何修。珣言
愚民不知所修。只舉販糴以對。珣咨嘆良久。
曰。陰功不可及也。以夢告之。珣後百歲餘。尸
解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
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
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
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
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
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成

崔某字子聞。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興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券僅半償。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欺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勒還。遂踏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爲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爲乎。或乃近據目前。見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爲惡得福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
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
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
決不相恕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
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鱉
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
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
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
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
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
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
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
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語於
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穎曰。必嫁是疾。華則曰。必以殉。及卒。穎嫁之。曰。疾。華則亂我。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穎遂獲杜回。夜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子是以報也。

宋虜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虜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爲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荅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也。資逡巡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

六箭五着兜鍪，虜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虜耳。問荅之間，報天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日纂二集
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咲。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骹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柵。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羿亦通丘嫂。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

日纂二集
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齟齬不留。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后之死。郭后糠室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室其口。朱溫令蔣暉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溫。溫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翦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遷其罪。如經所云。

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翦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武穆而夷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反沿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爲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迴焚盡。烟焰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

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

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旣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

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放以頭目髓腦。有利於眾。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駟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談佛老。則斥為渺茫。說因果。則目為虛幻。

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
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
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
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
乞命。凌達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
桓温下車而搏頰。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
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
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
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
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
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
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
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
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
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見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隣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

擬議也。揣度以待也。

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煬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羊肥者蒸熟糝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謂曰含酥饜。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榔兒者。富而兇。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榔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貧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

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秉燭邏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敕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時磔死。吁。王法止此耳。若冥冥之中。卽億萬劫尚消除不盡。惜無見。

之以語人者。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椽。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睦加以死罪。其後睦還京師。轉授。叩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荅。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邪。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嬪。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嬪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嬪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嬪。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爲工科給事。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日間。見二鬼使。粹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案前一

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捶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查在加切音
詐木困也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拯。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卒。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

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鑱。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

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吳堯卿爲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略。縱廝養輩。必頸衽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葺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其爲咲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釋甯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

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爲妄。其後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劫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之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人縱姪侈。出嚇

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罽妒人害物計彼軒眉
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
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
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
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
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
易此

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爲煬
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
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
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

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
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
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
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甌以
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

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宋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公它日當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溪。不毛。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便不能堪。乃華人士族。必致醜地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受陰譴。雖他美莫贖耶。

陝允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詐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

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貲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慟絕數四。臨葬不忍。必欲開棺視訣。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衆爲駭嘆。

徐啓玄道高術精。逆知前世事。時王御史只養一女。憐愛之甚。名曰金英。玄一日過王門。見有冤氣亘天。徑造見曰。適經貴宅。有重冤何

報。大人知否。因請童僕男女遍觀。皆云非是。問更有何人。曰。只有愛女。玄曰。卽此是矣。言畢。卽聞其女扃門。嘆曰。我伺便報冤。乃無賴道士顯我。大夫驚懼。禮玄求拯。玄取水一盆。劍一口。隨大夫至閣內。令開門。女曰。是我宿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拯拔爲功。曷不速變。乃步罡訣。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開門進視。已化爲白骨。斂致靈車。棄之野。大夫與

夫人驚哭拜謝。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曹操臨終時。囑銅雀臺諸伎。每日奏樂上食。有
幼子倉舒卒。欲與邴原天女。求爲合葬。原力
以嫁殤。非禮爲辭。後竟合甄氏女葬焉。自謀
與爲子謀。卽泉下猶惓惓。伉儷若此。乃國君
結髮正后。不容他到白頭。每讀史至華歆破
壁取后。揪髮跣足呼上。求採上曰。我命不知。

盡在何時。慘動天地。未嘗不髮上指冠。後生
曹丕毒死母弟。遍烝官嬪。猶似未足償其萬
一。冥冥不知幾百劫。才得銷鎔也。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
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
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
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紙天林之補久。古和日。金之。對。非。少。抑。而。及。
 我。亦。難。盡。其。好。誰。強。其。及。之。無。欲。未。知。亦。在。
 海。之。心。今。明。謂。吾。報。難。也。快。其。善。下。治。也。古。
 作。河。帝。述。以。上。金。玄。玄。南。林。以。本。日。非。非。而。前。
 一。冥。冥。不。賦。非。可。以。木。將。論。論。也。理。也。
 曹。不。善。及。世。道。出。然。自。融。融。也。未。其。
 雖。不。可。謂。分。也。天。也。未。善。下。



